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彙刊

中國農村問題

錢亦石等著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〇三九號
社會科學刊 中國農村問題 (全一冊)

◎

定價銀二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錢亦石等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Handwritten signatures and mark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序

中國向來以農立國，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可是近年以來，民族工業既受外國工業的壓迫而日漸破產，而舊有農業亦因天災人禍，尤其是外國農產品的傾銷而日近沒落；於是所謂中國之農村，遂呈風雨飄搖，百孔千瘡的氣象；而中國農村問題，遂從此形成爲嚴重的問題了；此集所論，夫亦見其一斑罷了。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廿五日編者

中國農村問題目錄

序

中國農村的過去與今後·····	錢亦石(一)
中國農村經濟的根本問題·····	任哲明(三)
捐稅繁重與農村經濟之沒落·····	許滌新(四)
中國農民離村問題之檢討·····	董汝舟(六)

中國農村問題

中國農村的過去與今後

錢亦石

——一幅千瘡百孔的畫圖

中國到現在還是一個農業國家，要預測未來的「國運」如何？首先，應該明白中國農村的現狀。倘使我們坐起飛機在東亞這塊龐大的國土上作一次「鳥瞰」，無論是誰都會得到不快的印象；即令田園詩人陶靖節先生復活，用其醉後朦朧的眼光，在全中國版圖之內，縱橫窺探，也尋不出一個「黃髮垂髫怡然自樂」的桃花源來！固然，歷史本是對立發展的過程，一面是舊的死滅，一面是新的誕生，目前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所有一切不可避免的犧牲，都是送舊迎新的代價。不過，我們躬逢新時代臨盆的前夕，祇聽到痛苦呻吟之聲，殊未能破涕為笑耳。至於將來誕生的「寧馨兒」，還是「敗家子」？可讓那些觀點不同的人們去認識；筆者不願憑主觀的見解放言高論，在這裏，祇就客觀的現實作分析的、綜合的探討。

擺在前面的現實，總不會含有「偏見」吧！現實告訴我們：中國是一個殘缺不全的國家，東

北肥美之區固被日本帝國主義吞去了，即如蒙古、西藏、青海、新疆又何嘗不是「若存若亡」之局。這些地方猶可說是「外藩」，大半是跟着滿清一路「嫁入」中國的，就是宣告脫離，也還可以硬着舌頭說是「無傷大雅」。現在不妨縮小範圍把中國本部（十八省）考察一下：有所謂外寇區域，如華北自熱河失陷以後，戰線延長千餘里，河北省捲入戰區者有二十三縣，遼東一帶受禍尤深（註一）。有所謂內戰區域，如四川二劉（劉湘、劉文輝）之稱戈，貴州毛（光翔）、王（家烈）之比武，把山水明媚的農村蹂躪得血跡模糊。有所謂災荒區域，如黃河的水災，冀、魯、豫三省幾成澤國，災民超過二百餘萬（註二）；長江的水災，湘、鄂、贛、皖等省損失亦鉅（註三）；夏秋亢旱，華中受災較重者有江浙、湘、川等省，華南則有閩、粵、桂、黔等省；九月兩次颶風，沿海一帶（尤其是上海、寶山、鎮江、象山、定海等處）受害頗烈；更加以雹災（山西、綏遠）、震災（四川）、蝗災（浙江、廣東），隨在皆是（註四）。可說是災荒遍全國了。此外，又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赤匪」蔓延中國南部，在贛南、川北、鄂西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巢穴，目前正在被圍剿中。最近，福建獨立，閩、浙邊境，大軍雲集，行見東南半壁重罹戰禍。這樣說來，中國本部也是千瘡百孔，從前詞客騷人所歌頌的農村，都變成「人間地獄」，茫茫四顧，偌大的中國，何處是和平安樂之所呢？

像這樣一幅千瘡百孔的畫圖，並非同唐寅的「虎」或趙子昂的「馬」一樣，是供有閒者消遣的；我們應該看出這幅畫圖的背後，有白骨、有碧血、有餓殍、有浮屍、「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有心人對此，誰也要洒一掬同情之淚！

二 農村破產的姿態

無疑的，中國農村已一天天向破產的深淵沉沒下去了！破產的姿態有下面幾個特點：

第一是耕地面積逐漸縮小。根據統計，民三耕地面積爲一、五七八、三四七、九二五畝，至民十七止有一、二四八、七八一、〇〇〇畝，如以民三數字爲百分，則各年的百分比如下：

(註五)

民三	一〇〇%	民四	九一%	民五	九五%
民六	八六%	民七	八三%	民十	七九%

很明白的，看見連年縮小的趨勢。民二十一國府主計處的統計，耕地面積是十二萬五千萬畝，似乎比民十七稍有增加；但孫懷仁君根據荒地擴大的統計，已證明其非事實（註六）。加以西北連年的旱災，以及民二十長江空前的洪水（受災耕地計有一萬四千餘萬畝——註七），則

目前的耕地面積必降落到民十七的水平線下。這一點就是國聯特派駐華農業專員特來貢尼博士也是承認的（註八）。

第二是自耕農減少，佃農增加。根據中國銀行報告：近二十年來，我國佃農年有增加，自耕農日益減少，半自耕農則無變動。茲將佃農與自耕農增減的百分比摘舉於下（註九）：

	民元	民二十	民二十一	民二十二
佃農	二八%	三一%	三一%	三二%
自耕農	四九%	四六%	四六%	四五%

佃農增加，自耕農減少，即農民貧困化，從前有地可耕的農民，現時都變成「窮光蛋」了！他方面，跟着佃農增加的趨勢，耕地面積單位愈分愈細，生產力亦因之減弱，農村破產益發不可收拾了（註一〇）。

第三是農產品價格的跌落。根據上海輸出物價指數表，關於農產品一項，以民十五的物價指數為百分，至民二十一年底已跌落到九三・二%，本年（民二十二）十個月來，尤有急轉直下之勢，到十月底，竟跌落到七五・六%。茲將本年各月的百分比揭示如下（註一一）。

本年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九六·五 九二·九 九四·五 八八·九 九〇·一 九一·七 九一·一 八一·二 七九·八 七五·六

照上表，農產品在本年十個月內，幾跌落四分之一。這樣一來，便把農產品價格壓到成本費以下。中國銀行民國二十一年度營業報告中，曾說過三口之家種田十畝，成本計三百三十元，而收入只三百十六元，不足十四元；又說過養蠶者鮮繭一擔成本四十元，售價只三十元，不足十元（註十二）；這已經使農民無法生活。本年情形比去年更壞，例如「贛稻早晚均豐稔，收穫約計八、九千萬擔，除本省食用外，所餘之穀至少有六百萬擔至八百萬擔。以前銷路爲滬、漢、津、粵，刻因洋米湧入，全無出路，穀價每擔跌落到一元與兩元之間。農民產穀一擔，須三元以上的血本，是農民除血汗白流外，每穀一擔，要貼本一元以上。」（註一三）可見本年在水旱等災以外，又遇到「豐災」了！

第四是農村金融枯竭。以農產品價格不斷的跌落之故，農民無論種稻或養蠶，皆不敷成本，於是農村現金流向都市，釀成農村枯竭都市膨脹的病症。據確實計算，上海與國內各地之現金移動關係有如下表（註一四）：

由各地移入上海

由上海移入各地

民二十

一二、九〇〇、〇〇〇元

六〇、五〇〇、〇〇〇元

民二十一

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七七、〇〇〇、〇〇〇

民二十二上半年

六二、〇〇〇、〇〇〇

八、七〇〇、〇〇〇

從二十一年起，都市已有膨脹之勢，但流入上海之數，還只比流出之數多一倍，不料至本年上半年，流入上海之數竟比流出之數多八倍，農村枯竭，可見一斑。為補偏救弊起見，近年有農民銀行的設立，這本是高利貸的另一形式。然結果亦無成績可言，據江蘇農民銀行無錫分行某主任的聲明：『積三年之經驗，深知不惟小農之窮，愛莫能助；即小農之急，亦無從援手。』（註一五）

果真無從援手麼？恐怕是銀行老闆對於一貧如洗的小農不願放款的托詞吧！富庶的江蘇尚且如此，其他貧乏的省分更可知了，如甘肅慶陽縣，本年農民為輸納捐稅，以三斗麥預支一元，尚無顧主。十月中旬以後，縣府催款委員用盡吊拷等慘酷手段，終打不出一塊大洋出來（註一六）。

第五是農民離開故鄉，向外逃亡。農民耕種既不敷成本，又無從借貸，加以苛捐雜稅的催逼，除逃亡外，無出路可走。所以『到西北各地的農村中去，走上幾十里路，幾乎找不到一家農民。尤

其是長安以西一帶，那簡直是赤地千里。中農和貧農，早都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地主大部分受不了土匪的騷擾，早移居到城市。現在遺留在農村裏的，真是寥寥無幾！」（註一七）這種情形，近年已蔓延到各省。逃亡是否可尋着生路呢？正如克魯泡特金（Kropotkin）描寫法國大革命前的農民所說：「農民是成千成萬的由他們的省分逃出，希望在別處找着較好的環境，但是很快的他們知道這是幻想。」（註一八）因此逃亡的農民便結成有組織的行動，「搶米」、「行劫」，或者投向「匪區」中去，以致「神州」化爲「赤縣」，「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鷃也」，爲「赤匪」毆羣衆者究竟是誰呢？

三 宰割農村的兩把尖刀

本來，在危機的「洪水」泛濫全世界的年頭，各國的農村都是焦頭爛額，無一片乾淨土。不過，中國的農村破產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大有不同，它們是資本主義爛熟時期矛盾的炸裂，殃及農村；我們則因生產落後，未走上資本主義的康莊，以致陷入半殖民地的厄運，申言之，即係帝國主義侵略與封建勢力剝削的結果，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是宰割中國農村的兩把尖刀，茲先論前者。

帝國主義直接向中國農村進攻的武器，是價廉物美的商品。我國歷年對外貿易的入超，即是農村膏血向外流出的具體證明，而且這種入超是躍進的；如以民元入超之數（一萬零二百萬海關兩）為百分，則民廿一入超之數（五萬五千六百萬）已升到五四・四%，即是說增加五倍以上（註一九）。本年怎樣呢？根據上半年的統計，入超竟達到進口總額的六一・五%，比去年同期的情形（入超只達到進口總額的五〇・八%）更壞得多（註二〇）。再專就進口貨中幾種重要的農產品計算一下，其結果尤為可怕！根據中國銀行民國廿一年度營業報告，關於米、麥、麵粉、棉花、菸葉五項進口的百分比，在民二十尚只二九・六一%，在民二十一則升到三三・七八%。號稱「以農立國」的國家，而糧食與原料占進口貨的三分之一，寧非怪事！計自民元以來，截至去年底止，洋米進口增加十倍（民元為二百七十萬擔，民二十一為二千一百三十萬擔），洋麥進口增加萬倍（民元為二千五百擔，民二十一為一千五百萬擔，以民二十之二千三百萬擔為最高紀錄），洋棉進口增加十四倍（民元為二十七萬擔，民二十一為三百七十一萬擔，以民二十之四百六十五萬擔為最高紀錄），扶搖直上，未知「伊於胡底」？（註二一）本年似乎「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棉麥大借款是大眾皆知的事實，這兩萬萬元的新壓力，將使農村殘餘的生

機窒息而死。至於洋米本年進口之數，自一月至八月已達一六、七〇九、八四八擔，若照每月平均進口二百萬擔計，也許全年總額要超過去年（註三）。近來雖有洋米徵稅的決定，然不過使政府稅收比較加多，並不足以挽回「穀賤傷農」的頹勢。帝國主義挾其大砲似的商品，這樣的向中國農村直接進攻，東方式的農村當然抵抗不住，終於變成舶來品的市場，而農民也終於變成舶來品的購買者。購買是要支付代價的，於是農民不得不出其低廉的原料，與舶來品作「不等價」的交換。何況四年來的世界經濟危機，無法克服，各帝國主義國家正企圖把危機中的損失盡可能的轉嫁到中國農民身上，傾銷政策，變本加厲。這樣一來，農民更一步步走進火坑了。（關於帝國主義間接向中國農村進攻的事實，因篇幅所限，從略。）

其次，向中國農村進攻的，又有帝國主義卵翼下的中國封建勢力如軍閥、買辦、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是靠農民血液過活的寄生蟲。他們除了壟斷大部分土地以地租形式剝削農民外，如田賦、高利貸、苛捐雜稅、軍事徭役……都是壓榨農民的機器。就地租說吧！不管是取現物形式或取貨幣形式，其佃租率大抵在五〇%至八〇%之間，用「超經濟的壓迫」去掠奪全部剩餘價值，甚至掠奪到佃農應得的工資。這樣，不僅農業上擴大再生產談不到，就是簡單再生產也

談不到，所以，佃農非借貸不能維持生活。田賦呢？以江蘇為例，最近十年之間已增加百分之九十。田賦增加的速率遠超過地租增加的速率（註二三）。這種重擔是地主、富農、中農大家負不起的。與田賦有關係的，還有兩種怪現象：一是田賦附加，一是田賦預徵。前者就江蘇各縣說，有比正稅多二十六倍者（註二四）；後者就四川各縣說，有預徵至民國六十三年者（註二五）。關於高利貸，各地利息極不一致：有年利達百分之二百者（如安徽滁縣），有年利達百分之九百者（如江浙產絲區域），有年利達百分之一千四百者（如南通）。一般地方年利大抵在百分之百左右（註二六）。說到苛捐雜稅，花樣就更多了。據調查所得，陝西岐山縣馬家崗有八十八畝田的農民，全部出產年計三百三十一元，全家消費年計三百六十元，已感不足；除田賦二十六元外，計負擔二十一種捐稅，共一百九十元，其中有烟糧八十元，無論種烟與否，烟糧是要收的，甚至還有「滑天下之大稽」的抗日捐，真教人笑死（註二七）。又如陝西漢中縣，每畝年收入五元，除田賦兩元外，雜派和兵差每畝要攤四五元或七八元不等。一般農民無力支持，最初出售田地，再則變賣什物，繼又典質房屋，無非為應付稅捐以苟延殘喘（註二八）。像這樣駭人聽聞的苛捐雜稅，豈止見於西北，即浙江肥美之地，也有「昔日本是富字腳，今朝變成累字頭」的頌田詩（註二九）。可見

到處烏鴉是一般黑的。土地既變爲重累，不但耕者不敢有其田，就是地主也不敢有其田了。至於軍事徭役的害處，于學忠在北平軍分會第四次常會席上已自供出來了，他說：「冀省自熱河軍興以來，沿長城及東南各縣，以數縣之力供給數十萬大軍，由去年十二月起至今年三月半止，全省計徵發大車一萬四五千輛，騾馬四千餘匹，多未發還，民夫徵募亦達六萬餘人。因此，田園荒蕪，供應俱窮，且時值春耕而無法下種。」（註三〇）這段報告，可當作新兵車行讀。

在這裏，應該附帶指出的，以上種種負擔，不見得是平均的落到農村裏一切人們的頭上，關於這一點，無須筆者發揮意見，特舉兩件真憑實據以告讀者：（一）綏遠省政府令行各縣文中說：「……貧民小戶負擔奇重，而富豪劣紳田連阡陌，及不照額交納……甚至身爲官吏，所種地畝，亦多不交糧賦，惡習相沿，幾成爲各縣普遍之風尚，而爲縣長者，對於富戶官吏每多優予縱容，不肯認真催交……」（註三一）（二）南昌總司令部電令江浙皖贛鄂豫六省主席文中說：「查各省田賦，近年附加重疊，超過正供，恆逾數倍。而同時田賦定額，則收數日短。究其原因，皆由各地顯達豪強，凡擁有多數田產之地主，率多恃勢滯納。催科人員固莫敢誰何，地方官吏亦多所畏徇。積習相沿，儼同豁免。甚至彼輩之宗族親屬，亦皆托其包庇，假借勢力隨同抗徵……故無論正供

附加，祇由薄田無多之馴弱小民獨尸苛重之負擔，而豪強不與焉。此種現象幾成各省通病，不特爲地方財用枯窘之源，尤爲農村破產民生憔悴之主因。……」（註三二）

事情甚爲明白，所有一切圈套都是欺小百姓的，豪強「滯納」官吏「畏徇」，「惡習相沿」，「已成風尚」，決非一紙文告所能轉移，結果，依然是「網開三面」，吃虧者仍只有「貧民小戶」或「馴弱小民」而已。總而言之：一切封建剝削，都是驅逐農民走進火坑的。

如上所述，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是封建勢力的剝削，這兩把尖刀，便決定了中國農村的命運。農村破產，當然是農民首蒙其殃；但廣大的農民失掉了購買力，即民族工業失掉了國內市場，影響所及，勢必促成全部國民經濟的總崩潰。中國近年來一切禍亂的根源，其主要原因就在這裏。

四 農村問題的癥結

的確，目前在事實上，農村已陷入火坑了，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在火坑中掙扎，誰也應該承認這是一個萬分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得不到圓滿的解決，不獨整個農村沒有出路，

就是整個中國亦沒有出路。一年來，「農村復興運動」之聲，高唱入雲，可說萬分嚴重的問題許多人已感覺到了。

南京政府方面，有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議決案，大致分三方面：一、經濟方面，提出農村金融問題與農產品價格調劑問題。二、技術方面，注意改良農產品，增進生產。三、組織方面，主張實行農村自治（註三三）。這不過「僅就目前幾種中國農村的表面病態，討論了一些「直覺」的救濟方法」而已（註三四）。

在野名流方面，有三個學者的意見引起若干人的興趣，一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註三五），一是馬寅初的提倡農村工業（註三六），一是胡適之的裁官省事（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裁兵以減輕捐稅（註三七）。這些辦法，大抵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沒有搔着農村問題的癢處。

此外，還有客卿——特來貢尼博士的方案，列舉三個問題：(1)增加土地生產量，(2)擴大耕地面積，(3)改善農村經濟狀況（註三八）。這位專家的意見，似乎也不比「敵國」人士高明。周憲文先生曾在農村復興與農業改造一文中駁斥過了（註三九）。